

X273
LJR01

44.573

李劫人

大波

第一部

大 波

第 一 部

李 劫 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大波》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保路运动为中心，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和 地方风习，多方面地反映了整个运动的发展面貌。

这部长篇小说，初作于抗日战争前，曾由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作者开始重写，共分四部。第一部反映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动人情景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对运动的血腥镇压。第二部描写各地同志军蓬勃展开的武装斗争和反动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阴谋手段。第三、四部表现反动政权迅速崩溃的必然性、大汉军政府和蜀军政府成立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第四部仅写出四章五节，以作者不幸病逝，全书未竟。

大 波 (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陕 西 省 书 局 发 行

陕 西 省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73,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1982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 西 安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00,001—26,200

书 号 10019·3366 定 价 1.10 元

目 次

第一章	在蜀通輪船上.....	1
第二章	保路同志会成立了.....	26
第三章	事情是怎么搞出来的.....	51
第四章	茶話.....	88
第五章	欢送会.....	133
第六章	流風.....	171
第七章	有了一点消息.....	205
第八章	短兵相接.....	233
第九章	这才叫作風潮.....	259
第十章	第一个浪头.....	290
第十一章	激蕩.....	319
第十二章	軒然大波.....	354

第一章 在蜀通輪船上

一

蜀通輪船正頂着長江洪流，一尺一寸地掙扎而上。渾黃的水是那麼湍激，丟一件浮得起的東西下去，等不得你看清楚，早就被水帶到你看不見的遠處去了。

機器倉、煤倉占了輪船本身一多半。機器的轰隆聲特別大。火倉里的煤鏟隨時都在嚓嚓地響。這條一年來專門行駛川江的輪船是特別設計製造的，和宜昌以下所有輪船不同地方，除了機器大、馬力大而外，比如船尾的螺旋推進器，就有兩部。舵也一樣，主舵外還有兩張比較小一點的輔舵。

輪船具備了這種非凡力量，才能夠同那一瀉千里、連屋大石頭都能沖走的激流爭個進退。它那刀刃般的尖船頭斫進直沖下來的大浪，把浪劈成兩片，让它怒吼着從船舷溜到船尾，匯合上被推進器攪將起來像野獸打滾的浪花，沙沙鬧鬧，一翻一滾，分向兩邊懸崖腳下碰去。

輪船本身只容得下為它工作的人員，即是从那個英國籍船主起，一直到洗船板的寧波籍水手。一百多位旅客，則全部擠在用鋼繩絞綁在輪船左舷的另一艘比輪船還大、還長、還高、木頭構造、鐵皮包裹的兩層倉船中間。

仓船的空间虽然尽量利用了，但头等客人到底在船头仓面上有一间不大的餐室。其中，摆有两张小小的方桌，十六张小小的骨牌凳。使人感到新奇而不同于一般餐室的，除了雪白浅绿两种油漆色彩外，还由于靠壁一具完全不是中国人家所有的食具橱，和食具橱上方所悬的一面金漆框子的玻璃镜。

名字叫餐室，其实除了每天三餐外，客人们几乎是不离开它的。两张小方桌也不空，除了用来吃饭外，还供给八个至十个旅客打麻雀牌。打麻雀牌的虽然额定每桌四个人，顶多还容许两个挨着轮子做梦的人，但这是一种流行的赌博，比甚么纸牌都大方，比牌九、红黑宝又艺术些，但凡号称上等社会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全爱好它，每逢一张牌桌旁边，总有几个看打牌的人和爱出主意的人。

头等旅客当中始终不打牌，偶尔在旁边看看也不感生兴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周宏道。

周宏道自从蜀通开离宜昌以后，就有时松松地穿着一件条纹和服，站在仓船上挨近船头的栏杆边，眺望着两岸壁立入江的山峡，一面赞叹着山水雄奇，一面说道：“在这样地方来开山凿洞，修建一条铁路，真不容易呀！”

有些崖壁，从下望上去，好像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但看得见竟然有那么多光着上身、露出红得发黑的皮肤的人，趴在上面打石头，轮船经过时，不少的人放下手上东西，冲着轮船喊些甚么。江风很大，把喊声吹得断断续续，没法听清楚。

“不是么？所以连詹天佑总工程师都说工程太难了。”宜昌铁路局一位办笔墨事情的尹希贤委员回答说。

“我们在东京时就料想到这种难工了。我们一直主张先修重庆到成都的铁路，就因为东大路平坦得多，费不了好多时候，

錢也花得少些，股東們早一天看見鐵路火車，再叫出錢也容易啦。”

尹委員抱着一根水烟袋。由于風大，吹不燃紙捻，只好把紙捻的火頭湊在烟斗上，強勉嘔了兩袋；一面注意挖着烟絲道：“這是老話了。……如其材料好運的話，……我們也贊成的，……李總理就說過，哪個不想先從容易地方着手呢？”

“有了輪船，還不好運材料么？”

“輪船是去年才有的，就是這條蜀通。……你看，小得像甚么！哪能同宜昌以下那些大輪船比！……內行人說，不中用，鐵路上的材料不是鋼便是鐵，又大又重，這種輪船運不了。”

水面上迎着輪船駛下五六只大木船。只一只好像是專門載人的四岔茅篷船，一聽見蜀通的汽哨，它們都掉了舵，讓出水經的中心。同時看得出木船上人們的臉色是那麼驚異，那麼緊張。上水木船，幾乎隨時看得見。一溜串一溜串地傍着崖腳在走。——無例外地都憑着一條細竹竿，許多精赤条条的人在僅能容足的小徑上，挽着竹竿的另一頭，非常吃力地把它拉着走。

周宏道把那些上下水的木船瞥了一眼。想起前几年同苏星煌、尤铁民到日本去留学时，从成都到宜昌就是趁的木船。在重庆換的，還是一只挺大的鹽船，舵工撈夫，說起來都比普通客貨船強。但是在崆嶺峽三珠石遇着風暴時候，幾乎出了大事，精干的舵工首先面色如土，不住念着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不圖數年之後的今天，川江里才僅僅有了一只用機器行動、不怕風險、不怕水險的蜀通輪船，不由浩然長嘆一聲：

“二十世紀維新時代，我們川江還有这么多的木船在行駛，怎不叫東西洋文明國家笑我們是頑固守舊的老大帝國哩！要是這條川漢鐵路趕快修起了，……”

啪！肩头上着人一拍。同时一个半川腔半京腔，听起来不大顺耳的声音，几乎是喊着在说：“怎吗！宏道老兄又在拟具甚么地方自治条陈么？”

当然这是老朋友葛寰中啦。还一定是和了三番下来做梦，才这么高兴。

其实葛寰中并非此刻因为和了三番才高兴，他自从涪州卸任，过班知府，到北京引见，在吏部——也就是两个月之后新官制颁布、改名的民政部，领到执照，并花了一笔不小的钻营费，钻得一封振贝子的八行，盘算回川之后，就不署缺，也可得到一桩阔差事。他近年以来，官运亨通，无往不利，倒是随时随地都在兴高采烈。也由于兴高采烈，所以他在汉口张美之巷泰安棧房里一头碰见多年不见面的周宏道，才忘记自己业经是四品黄堂加捐了二品顶戴的大人。而周宏道哩，虽然从日本留学回来，经邵明叔聘为绅班法政学堂教习，说起来是清品，但到底是一个没发变的教书匠。是别人，不过一揖之后，立谈数语，问问近况，借个故拱手告别，以后碰见了，点点头，也算尽了情谊。但他、葛寰中，就不这样势利。依然像在成都、像在东京碰头时候一样，一揖之后，便拉着手说个不了；不但拉去吃了两次馆子，还坚约结伴同行；还搬了一名跟班服侍他，给他打洗脸水，打被盖卷，提衣箱，提网篮，一路上使周宏道减少许多麻烦。

葛寰中只管脱略，只管不拘形迹，只管不拿官架子，但是也只有周宏道把他当成一个平常朋友，不是喊他寰中，就是称他老葛；其他的人，到底懂得一些官场规矩，尤其是县丞前程的尹希贤尹委员。

尹委员回头看见是葛寰中在说话，连忙辮下两手，把水烟袋尽量向屁股后面藏去。同时，侧过半边身子，在沒有血华而又瘦

削的臉上摆出一副笑容道：“太尊請站这里。又風凉，又好看風景。”

“都說三峽風景好，我却看膩了。……那里是什么？……哦！工人們！是在修铁路嗎？”

“是的，是在修铁路，修铁路路基。”

“真是險工呀！”

“是的，太尊明鑒。”

“我在宜昌听見你們李总理說，路基打了不到一百里，錢已用了几百万两。若是打到夔府，現在筹集的一千几百万两便光了。将来鋪铁路，买火車，用錢的地方尚多，这錢又从哪里来呢？”

尹委員官职太小，他怎配答应这种問題。好在葛太尊并不一定要他回答，他已經向他的老朋友周宏道說开了。

“我在北京时，几位同乡京官要递公呈，特特来找我出个名字。我当时頗費躊躇：若是为我个人名譽計，倒乐得出个名字。因为領銜反对盛杏蓀铁路国有政策的，恰就是前年奏參庆亲王的四海傳名御史荣县翰林赵尧生。这人，又是我的老上司周孝怀的老师，要讲淵源，认他做太老师也該的。然而从国家的体統上着想，盛杏蓀是郵傳部大臣，也就是旧官制的各部尚书中的一位。外面各省的总督、巡撫，轉到京官，便是尚书、侍郎，也就是新官制的大臣、副大臣。赵尧生以御史資格，揭參他，反对他，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御史就是言官，品級虽然不高，外放出来大也不过道台，尋常只是知府。可是我这个出錢捐的过班候补知府，既无言責，而竟出名反对部大臣，那成什么体統呢？这是一。那时，我已想到：川汉铁路自从光緒二十九年錫清弼制軍奏准划归商办，光緒三十年又奏准随粮附加亩捐作为路款以来，好

容易才筹集了一千四五百萬兩，距離七千萬兩的額子，還很遠很遠。路程哩，三千里，從宜昌直到成都。現在開工兩年，路基尚未打到一百里，離夔府尚有五百多里。若只打到夔府，豈不還得五年多？再加上打隧道，架過山橋，直至鋪鐵路，走火車，有人說，起碼也要九年。九年是從前估計修通全路三千里的時間，而今只這六百里的險工，便要九年。國家現正奮起圖存之際，列強也正鷹瞵虎視之時，九年之久，不知要起多少變化，三年已經嫌多，何況九年！……”

他的大跟班張錄已經從他頭等倉房里，把真正呂宋出產的雪茄煙，連同一枚真蜜腊煙嘴，一併給他找了來。雪茄煙頭是切去了的，只等他拿過去，再就張錄手上划燃的瑞典保險洋火一啣就成。

另一個小跟班何喜接踵走來。手上洋磁茶盤內是兩杯由北京帶出來的香片茶。

他等周宏道取了一杯後，把嘴一努道：“送給尹委員。另給我倒一杯來。也睜開眼睛瞧瞧啦，不管是幾個人，總只兩杯茶，是誰教你的？”

尹委員已經恭恭敬敬取茶在手，猶然謙遜着說：“大人請，大人請，卑職不大喝茶的！”

“老兄又在開頑笑了！”葛寰中像是被人搔着痒處似的呵呵大笑道：“我已再三說過，我們并無上司僚屬干系，況且你老兄的差事又在湖北省，隔省更是不相管轄，為什麼還鬧這種稱呼！”

他又向着周宏道笑說：“宏道，我們十几年的相知，你總明白我這個人，雖然在官場中混了這麼久，我就是沒有這些官場習氣，有些人背後說我太不拿身分。老頑固們還更罵我是維新派，是亦步亦趨在學周孝懷周觀察。只有你們的老朋友郝又三這位

年輕人的話說得對。他說我葛寰中到底是讀書種子，所以出污泥而不染。但他也說到我的毛病，就只名士氣太重了點。……哈！哈！這年輕人，倒有一點眼力！”

兩個人因就談到郝又三，談到他的父親，當了四川省諮議局議員的郝達三，談到郝達三的大小姐郝香芸的丈夫蘇星煌。關於郝家情形，周宏道因為聽過了兩次，不感新奇。至於蘇星煌，他只曉得他當了資政院議員。因就問葛寰中這次在北京可曾會見過。

“豈只會見。他夫婦還請我在他們舍飯寺胡同家里，吃了一頓絕好的四川菜飯哩！一樣宮保雞丁，一樣豆瓣鯪魚，還是香芸親自動手做的。我從前只曉得這位賢侄女雖是女學生，針黹尚好，得過我們郝大嫂的傳授。但還料不到能够做菜，而且做得那樣好法！無怪你的這位老朋友蘇星煌時常當着人自夸妻命好。哈！哈！妻命倒好，只怕我們蘇兄的耳朵要出毛病！……”

“耳朵出毛病？”周宏道驚異地問。

“呷耳朵^①，不就是毛病么？”

這下，連尹希賢委員都笑出聲來。當着太尊大人笑出聲，在尹委員還不習慣。連忙一手執茶杯，一手仍撇在背後提着水煙袋，趁太尊不注意，輕輕幾步便溜回倉房去了。

“我們不要笑呷耳朵。當今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人，有幾個的耳朵不呷？蘇星煌的耳朵要能早点呷的話，我相信他的前程更會遠大一些。這征兆，我從他夫婦爭論到鐵路國有政策上就看出了。”

“怎么爭論的？這倒要听听。唉！中國到底有進步，連一個

① 呷耳朵，是怕老婆的代名詞。

不出閨房的婦女也懂得國家大事，日本的婦女還沒這樣文明哩！”

何喜又拿着洋磁盤來把兩只空茶杯收了去。并說：“張大爺請示，今天開午飯，除了帶的路菜，還要不要添菜？”

“船上廚房能够添菜么？”

“張大爺問過了，說，就只沒有小菜和蝦子，要添哩，有雞，有肉，有咸魚。”

“那嗎，添一樣雞，一樣咸魚。怎麼做法，凭廚子去，只要好吃。……還有，開飯時，多擺一份碗筷，請尹委員一道吃，先去打个招呼罷！”

而後濃濃噴了口青烟，才接着說：“這不是文明，也不算進步，只能說是我們的國粹。難道你忘記了前頭的慈禧太后，當今的隆裕太后，不都是垂帘听政的女主么？”

“上有女主，下必有女臣。我國官場中間，并未聽見有巾幗而冠服者，這又如何以說之呢？”

“你真是書呆子呀！女臣女官怎麼沒有，只是不露面罷咧，然而提携于懷抱之間，操纵于床第之上，說起來不露面比露面的還強，也就是我說的要登政治舞台活躍的人，耳朵必爛的道理！也就因為我們中國女主當政，余風所及，許多婦女委實也懂得國家大事。即以郝香芸來說，你听她對盛杏蓀和戴澤、澤公爺所主張的借款政策是抱的怎麼樣的見解！……”

眼睛笑成了三角形，白白的四方臉上一下子露出了許多平常不大看得出的皺紋，上唇上剪短的墨黑八字鬚不惟簇擠成為一個又粗又大的一字，而且這個一字還是活動的。看來，葛襄中對於蘇夫人郝香芸女士的話，是感到了無窮興趣的。

“她說，借外債並不是什麼壞事。翻過來說，還是一桩救亡

图存的妙策。她說，借外債来修铁路，开煤铁矿，振兴实业，办学堂，练陆海軍，做这些有益事情固然值得贊成，即使借来胡花乱用，今天修花园，明天造宮苑，都比不借的好。只要外国人肯借給我們，我們就應該放开手地借。我們怕的，倒只是那些强国們一旦聪明起来，一个錢不肯借，那就糟了。趁着而今强国們还不太聪明，我們如其办得到每月向英、法、德、俄、美、奧、意、日八大强国借一笔大款，我們中国不但可永免瓜分之禍，甚至还富强起来，超英、法、德、俄、美、奧、意、日而上之，也不是办不到的事。”

周宏道听得出神，不由收敛起臉上的微笑，道：“真是奇論，一定有借債救国的道理的。”

“当然有罗！說出来很简单。她有一个比喻說，从前成都有一家洋广杂貨鋪，本錢不大，生意也坏，欠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債。到了某年的除夕，在出天方[●]之前，坐了一鋪子債主，都逼着掌柜要錢。掌柜是个老好人，最初还只是作揖磕头，要求大家寬限到明年端午节。后来，被逼不过，端出一碗合好了鴉片烟的燒酒，慷慨激昂地向債主們表白：他的生意做坏了，并不是他存心不良，而是由于水客騙了帳，徒弟伙計弄了手脚所致。而今哩，貨光了，錢完了，他对不住大家，只好当着众人，服下这碗毒药，下一世变牛变馬，挨家挨戶来还債。不过遺下的父母妻子，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无以为生，債主們总得打个主意，叫他們活下去

-
- 出天方是阴历正月初一日，天色黎明时候，燃香明烛，敬祀天神地祇和五方之神的专名詞。在前，成都人家都有这种习俗，并认为是一年之始的一种不可違反的重要仪式。但凡討債的人，必須在出天方之前坐索到手，若到出天方时候，就不能再討了，并且尚須向欠債的人致賀，祝其新年納福而別。

才对。当然，債主們都有一个算盘，怎么能让他去寻死？因而不特不再逼他要錢，大家还商量着再借出一笔像样的本錢給他，后来的話，不必細讲了。她就凭了这个实例來說明我們中国如其广借外債，越借得多，債权国为了它們的利益，它們总不会要中国灭亡的。不过这外債却不能只向一个强国去借，必須向八强借。甚至于像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二等强国，只要他們肯借給我們，我們都應該借。她說，这不叫債多不愁，实在是鬼多了便害不死人。……”

这一下，周宏道的眼睛也不能不变成三角形了，虽然他的眼睛生来就比葛賓中的小，而且是单眼皮。不特此也，还忘形地拍着巴掌，把两只寬博的衣袖在江風中煽动得像两只老鹰翅膀。同时，搖晃着一顆光头贊叹道：“好絕了！好絕了！这种不同凡响的清詞妙論，真可打一百分！”

“你贊成她的命意嗎？”

“当然贊成！并且五体投地的贊成！不过……不过这种話作为閑談可也，設若在公共場合讲演起来，……嗯！似乎有点不便罢？”

“哈！哈！正和你的話相反，我倒非常惋惜郝大小姐沒有在公共場合讲演，或是写成文章投到报上去登載。不然的話，湖南藩台这个缺，即令她丈夫还没資格承当，也断乎不会落在郑孝胥的头上！……”

“葛太尊！葛太尊！該你当庄了。請来收你的梦錢！”一片声从餐室里傳出。

另一个声音：“呸！这场梦做得好啦！光梦錢就得了九块六！”

二

“拟具地方自治条陈”，是葛寰中一句开顽笑的话。但邵明叔在东京聘请周宏道和董修武两人时，的确说清楚过，要董修武教财政学，要周宏道教地方自治。董修武学的是财政。只管说课本是日本课本，材料是西洋材料，但学理是共通的，只要懂得了共通学理，那就很容易加入一些中国方面的东西，改成中国财政学讲义。惟有地方自治一门，便不同啦。在日本学堂里，还没有列为专门课程，因此也没有成套的讲义。在中国，更是从自古以来，没听过什么叫地方自治。中国书上只说过治法治人，颠倒过来，勉强可以说作法治人治。但是邵明叔说，地方自治在目前中国已是一种必须推行的新政。以四川而言，好多州县都已奉到布政司劄子，叫从速设立地方自治局。局是设立了，粉底黑字的吊牌也挂上了，委员、司事、稽查、文书、各员工，应聘的已由地方官用照会从绅粮中聘定了，应雇用的，也由委员把一些私人安置下来了，万事齐备，就只不晓得该办些什么事。绅班法政学堂应该来解决这个悬案，开这一门课程。课程是崭新的，教习也应该崭新的。中国的新政既是一切从日本整套整套地搬过来，那吗，从日本留学生中来物色教习，更属事理之当然。不过那么多在日本学法政的同乡，愿教这门课程的偏偏没有人。恰逢周宏道把日本料理吃伤了，想及时回四川来捞件事情干，又经董修武他们几个人的怂恿，他遂慨然承当来教这门又时兴又紧要的课程。

既是承诺得很强勉，心里因就存了一个疙瘩，偏偏董修武又要在上海勾留，叫他一个人先回川，没人作个商量，不晓得这门又时兴又紧要的课程，到底从什么地方下手，心里疙瘩越来越

大。在汉口，偶尔和葛寰中談到这上头。葛寰中毫不思索地随口便給他指出了一条捷徑：“这有什么为难地方！只把你所曉得的何者叫地方，何者叫自治，大約你那些法政书上总不少罢？搜罗搜罗，先写一篇包罗万象的緒言。而后尽量把日本各地方实施的章程条例，一章一节一款一目，不厌其詳地抄他一本，岂不就編成一部空前絕后的讲义了？”“不加一些中国材料嗎？”“何必哩！既曰新政，就用不着中国的那些腐敗材料了。告訴你，我几年前在成都教警察学堂，后来在巡警教练所上讲堂时，便是这样干的。我那时比你老火得多。因为我在日本才住了几个月，連帽辮子都沒剪过，当然不懂日本語文。所凭的仅只薄薄一本翻譯东西，得亏在日本看了些，湊合起来，居然言之成理。你是老留学，真資格，又有那么多日文书，还怕不一鳴惊人么？”

对！就这么办！周宏道在离汉口之前，就翻出一些教科书，一面参考，一面編著。到宜昌等蜀通輪船时，便拿出几章向葛寰中請教。葛寰中皺起眉头，看了遍道：“当然可以。”但一轉瞬，又笑了起来說：“据我看，还是改写一下的好。不然，人家会說这不是讲义，倒像拟具备呈的地方自治条陈。”

就由于“地方自治条陈”这句頑笑話，害得周宏道一上蜀通仓船便取出墨盒白紙，埋头改写起他的讲义。只在休息脑筋时，才走到前头栏杆边来欣賞一下江山胜景。

下午，五月間已經灼人的太阳，由于河道弯环，时时射进仓房，时时晃着眼睛，周宏道正觉煩躁写不下去，碰巧尹希賢从房門边伸头向里面看了一眼。

“周先生当真在草拟条陈，好热心！”

“不是条陈，”周宏道一面收拾笔墨和洋装书，“是讲义，准备上讲堂用的。……現在不写了，請坐，請坐。”

仓房太窄逼，两张铺位外，仅一张小几，两张小独凳。

“写讲义，那是顶费脑筋的事，我兄弟进过傅习所，……”

話就这样开了头。周先生是学界中人，并且态度谦和，样子又那么浑厚，尹委员也就随便起来。說話的声音放大了，說話的内容广泛了。尹委员是在宜昌铁路局办笔墨事情的，当然罗，思不出其位，說不到几句，自然而然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经过，便滔滔滚滚从他舌头上流了出来。

“头一道上諭也是由成都总公司轉来。不曉得什么原故，反而落在第二道上諭之后。所以我們李总理开头只是有点詫異。向我們說，邮傳部奏請把川汉、粤汉两条铁路都划为干綫，干綫由国家所有，由国家拿錢来修。現在国家正穷得不得开交，光是每年的庚子賠款，已很不容易拿出来，年年都在交涉延期，却不知又哪来的錢修铁路。第二天，……硬是第二天，四月初六日的头一道上諭轉到了。这一下，李总理才恍然大悟，原来邮傳部、度支部老早就向英、美、德、法四国銀行交涉了一千万英鎊，并向日本橫濱銀行交涉了一千万日元的大借款。有了錢，才把两条铁路收回去，由国家来修。李总理焦愁起来了。他向我們說，宜夔路已經开工这么久了，局內局外連打路基的石工在內，差不多十多万人。現在不要我們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来修，別的不說，只这十几二十万員工，怎么安頓？邮傳部光說铁路收归国有，由国家拿錢来修，却又沒說明白，目前已經动了工，像我們这段宜夔路，到底該怎样办？还是停工不修，等部里派人来办了移交后，再修呢？还是仍由我們繼續修下去，直到办移交时再停工？……这已經使人作难了。李总理还又想到，我們局里招聘了那么多工程师、副工程师，还有由唐山、由成都的铁道学堂，远至上海的南洋公学調来的大批学生，在工程上有的搞測量，有的搞繪图，